

五月榴花照眼明

◎游黄河

唐朝韩愈有一首关于石榴的诗句：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寥寥数语就勾画出了五月里石榴花开时的繁茂烂漫景象，尤其“照眼明”三字，生动传神。诗人既写了花，也写了看花人的愉快心情。

我的窗外有棵石榴树，高过了窗沿，有一枝条从半空伸张过来，如一个顽皮的小孩伸出稚嫩的小手，朝我喊着，“过来看看，我们开花了。”

阳光从树叶之间，投射出点点光斑，在微风的吹拂下，整个屋子闪烁着星光的灿烂。从早春到暮春，从苍黑的枝条到满树的嫩叶，见证了春天的奇迹。没有想到一棵树，使出浑身的解数，让人惊艳于它的美丽。

石榴嫩绿的新叶，绿得有些透明。它不是纯粹的绿，绿中夹杂着枯叶的黄，好象一个黄毛丫头，还没有褪尽去年的青涩。石榴树不像梨树那样高大，伟岸，也不像李树那样妖娆而多情，更不像槐树那样如伞般覆盖

小半个天空。它只是站立成一棵树，没有过多的复杂的枝条，也没有满身挂果的习惯，花开的时候，一夜之间，满树火红。红得让你惊讶，让你久久不愿离去。

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的花。石榴花一开，整个树好像燃烧起来了。它的花开得最纯正。郭沫若先生说，石榴花是夏季的心脏，一点都不过分。

窗前的石榴，踮着脚尖往上蹿，憋着劲儿，一门心思地开花，年年开得灿烂。杜牧的《山石榴》写道：似红石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玉簪上，只疑烧却翠云鬟。想象在美人的头上烧起来，真有些残酷，却可不是魂消玉散，而是更能让美人面若桃花，唇如樱桃，光彩有神。那美女垂下的青丝，实在是宋词里飘荡出来的婉约，却让石榴花燃烧成一首辛弃疾的“笑语盈盈暗香去”。

辛弃疾是否正倚危楼上，那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忽然就看到石榴，火一般的石榴正好，能让词人踏实的在豪放的人生中纵横捭阖。

老家场子前面有三棵石榴树，其中有一棵不知道被什么人齐腰砍了。一杆光秃秃的灰色树干立在场子边上，家里人也懒得管它的死活。

春天到了，那棵被砍了的石榴干上，竟然一下子冒出了十来杆枝条，蓬勃而又笔直地朝上长，一下蹭出了一米多高。

石榴花开的时候，先是小小的一个花蕾，花蕾上略带着一点点的红，然后长成小茄形状的长圆筒形。它的花是从顶端开始起变化的，花的最顶端慢慢地翻了起来，翻成了四个小花瓣，在花瓣的最中间刷地冒出了一团整齐的花蕊。那些纤细的花蕊的顶上还戴了一个小小的帽子，那淡黄点缀在花中间，就像一个精致的红花瓶，插上了一把美丽的花。

“微雨过，小荷翻，榴花开欲燃”，五月又叫榴月，五月实在好象是为石榴而准备的。石榴花开的时候，满树的绿叶只好象是一块小小的幕布，那些火红的花快要把那快淡绿色的布燃烧尽了。

我家对面的山上，长着几棵野生石榴树。野生的石榴跟家门口的石榴，却有些区别。看单棵的树，比家里的石榴要单薄瘦小。而开的花，也比家里的小。但是远远望去，连成一片火红，整个山都要被燃烧起来。

石榴花雨最多情，一夜风摇，一夜雨催，落尽红花无数。可是石榴却把最坚强的果实挂在枝条上，它露出了透明光嫩的皓齿。石榴是最像多情的女子，那整齐的小糯米牙，齐刷刷地露了出来。最让人消魂。

暮春的阳光加足了马力，石榴也加足了马力，它把自己一颗颗火热的心全部给掏了出来，把自己的心都染成了阳光的颜色。

我喜欢这阳光的树，有的时候我长久地站在窗前，看着石榴，看它的花，也看它的叶，忽然我就觉得自己也像石榴一样，如花一样火热。

能感受到自己如花的人，你都正年轻。年轻成一棵石榴，开着石榴一样的梦想的花，是人生中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查呈牧铃摇醒的春天

◎罗姣

初春的风从海拔5600米的查呈牧场吹来，带来千头牦牛颈铃演奏而成的山歌，这一路温柔高歌又低声吟唱，一夜间，山野颤颤巍巍的弥漫出了深深浅浅的绿，山泉流动，野桃点缀，鸟雀奔忙。

村子里也热闹起来了，早起走在村里，农人们早已摇醒朦胧的田野，吆喝着饮下清晨的第一杯水，青苗伸懒腰还在愣神的功夫，田埂上的桃花已经抖落着昨夜的风露施施然舒展开来，田埂上不时走过三三两两的人，我仰面躺在还不柔软的田埂上。人俯下身子来就接地气了，我看见蚂蚁奔忙而过，野草莽撞成长，天地辽阔而万物生灵皆有其美。

昨天，克麦村的00后小伙子和他的外地搭档说着返乡创业的计划，说到打算通过拍摄短视频打造自己的IP，带动更多乡亲们在互联网经济时代实现同步增收时，黝黑的脸庞上那对眼睛亮亮的。想起十多年前我们刚参加工作也在乡镇，总觉得那时候的乡村是沉默的，夜晚的池塘升起时，微弱的火光映在乡村寂寞的脸庞上。而今乡村无疑涌动着新的生命力也孕育着更多的可能性，乡城的美在乡，在村，在广阔的田野自然间。

和然乌初识，我还懵懂不知一二，

父母在然乌教书，我无忧无虑牙牙学语；再到然乌，我已被李娟裹挟着一头扎入高山牧场的乡野之中，忙碌奔走间略识其美。去年浙江挂职回来，我走在然乌村道中，遥看远风摇荡着田野中的灿灿桃花，更觉得然乌美的灵动，美的有生命力，其美在于乡野，在于人文，在于沉静，在于遗世独立，美而不自知，在于相对低海拔，在于四季阳光，在于人心纯粹。

在然乌的每一年每个季节我都会去查呈沟徒步，拍视频，有机会总想向世界推介然乌，盼世界同频之人共寻然乌之美。

在大自然间我总是眼含热泪也无限赤诚，也许是外界太喧嚣了，也许走在高山牧场，杜鹃花海我方觉自身吵闹。两侧的高山杜鹃花频频探出头来，拉着我往山里走，人忽的静下来了，其实我一直不主张在查呈沟里覆盖通信信号，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接收了太多太多和我们无关的信息，这些信息虽然得以让我们在咖啡馆茶楼上高谈阔论，可与我们而言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各类算法分析设计，我们看似成了信息的国王，翻看着我们想要了解的信息，实际上我们在信息茧房里不可自拔，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信息的高墙，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自娱自乐。

我不想要太多的声音。

我也不想要我的声音。

进山的时光是安静的，我们得以放下耳机，放下手机。前段时间听播客说“进山的状态是进入一种结界”。深有感触，这种结界洗礼了每个进山的客人。

海拔四千米处，我坐在青灰色岩石的褶皱里，听见悠悠岁月与呼啸山风相互注解。牧房旁有早开的杜鹃花，像突然迸发的惊叹号，刺破经年积雪的沉默句式。半山腰的松枝上挂着四季常青的松萝，是被风翻旧的书页——这让我想起鲁豫在《岩中花述》里说的：“每个生命都在缝隙里寻找阳光的语法。”

生活从来没有高低，只有不同的选择，而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生长方式。

多久了，你没有听风的声音，你没有观察松树上颤动的松萝，没有闻到森林的清香。2021年起，我们大力发展有机生态牦牛养殖业，控制规模，不搞集中养殖，几年间，然乌牦牛从35头缓慢增长到1078头，至此，达到了生态平衡和市场有序。徒步时经常遇到牧人，夏季牧场和冬季牧场划分好后，她们搭建了石头房子，我看来是野

趣，她们看来是安全，都好，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共赢。牧人们一周上山搭配营养并查看牦牛们的身体状况，不耽误农活也不担心牛的成长。最近，驻村伙伴们开始研究在没有通讯覆盖和广袤的森林草原里，如何有效使用牦牛数字定位系统。替代传统山里的吆喝声，牧人们配备了对讲机，覆盖范围还挺广，既保证了自己和山头的安全也确保了牦牛的安全。挺好，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为牦牛保驾护航。

我不由得想，什么时候我们在尘世生活也可以调一个相对的频道，只接受我们需要的信息，只照顾好我们的牦牛。

电力检修没有信号，当传统村落里的白藏房，炊烟袅袅升起，我呆在院子里翻看陈忠实的书籍，在心灵原乡游牧。他的文字与李娟不同，如果说李娟的文字记录绿野仙踪，那陈忠实的文字则是生长于黄泥厚土中。

都是好的，生活终究归是好的。忙碌是好的，偷闲是好的，热闹是好的，沉寂也是好的。鲁豫的声音突然在耳机里笑到：“你看，岩缝里的花从来不问春天什么时候来。”村子里的女人们背着背篋经过，三两笑语中，我听见雪山与文字在田野里归于平静。

然乌的花开好了。

初夏诗简

◎邓荣河

夏风起

缤纷的美丽
凝结在时间眼睑
只需清风一缕
就能放逐褪色的诺言
那些绚烂松开手指
撩拨碧波琴弦
风起处美好易逝
柳絮杨花旋舞留恋

桃儿摇曳着硕实
杏儿现了青涩眉眼
没有蜂蝶的寂寞
恰是成长的关键
飘远的不是花瓣
是未曾署名的信笺
风起处时光匆匆
来去间自有冷暖

雷雨夜

震耳欲聋的雷鼓
敲出初夏激越
蓬勃向上的日子
总是轰轰烈烈
滴滴答答的雨水
敲出青阶执着
水滴石穿的时刻
又有几人见过

蛙声在暗夜织网
此起彼伏的梭
把一道闪电电
纺成田野的皱褶
想象中金黄沉甸
压弯所有的田埂
老农数着皱纹
数出最美传说

摘桑葚

紫红的桑葚枝头招展
诱惑着长不大的童年
饥肠辘辘的日子
不懂得酸涩里的浪漫
攀上爬下的灵巧
源自舌尖上的馋
不谙世事的日子
难免划破衣衫

如今熟透的怀念
在大小超市里搁浅
花钱买来的喜欢
总缺少点点天然
指纹里还藏着紫斑
记忆的枝桠仍微微发颤
当季风翻过旧篱笆
那树桑葚又甜了谁家院

